【文艺评论】

让历史告诉未来

——评王雨电影文学剧本《英特纳雄耐尔》

□杨耀健

重庆作家王雨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英特纳雄耐尔》(刊登在《中国作家》影视版2021年第3期),以生动紧凑的场景,展现民主革命的疾风暴雨,展现英勇不屈的革命者。此前,王雨已有电影《年轻的朋友》《产房》公映,有4部电视剧和由他的小说《填四川》改编的32集电视剧被搬上荧屏或待播。这部可读性强的新作的问世,自然引起影视界和读者的关注。

剧本的主人公是江竹君。我们从剧本中看到,学生时代的江竹君,恰如一枚青涩的果子。她因家庭贫穷而过早成熟,却有着困苦磨就的坚毅。在那外侮与内争并烈的年代,憧憬的抗战胜利尚且可望而不可及,"中国向何处去"的暗询,已从心扉升起,青年学生没法不苦闷。

地火在运行,《共产党宣言》在秘密流传。江竹君开始了解真理,继而追求真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地下斗争深入发展的各种问题,江竹君全都遇到了:特务盯梢、叛徒出卖、起义失败、战友牺牲。巨大的危险和危机,往往就突现在行动的后面。当她参加斗争的时候,才发现它不是一阵和煦的微风,而是一束炽热的火焰。这火焰铸造了她的灵魂,她积极、热情、智慧行动,为革命大潮推波助澜。

江竹君与同学连哲、马广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剧本多侧面生活化地展现了他们的同学情革命谊及遗恨。马广兴为掩护她英勇牺牲,连哲叛变投敌。剧中,党组织安排她与彭咏梧假扮夫妻,当他的助手。朝夕相处的日子,爱情翩然而至。星星在头上,月光在路上,静静夜色包围着他们。通远门上看惯了的花草树木,竟也与昨日格外不同,带上了脉脉温情。原来,革命者不仅具有压倒敌人的千般气概,也有低回婉转的万种柔情。丈夫牺牲后,任务由她继续完成。上级派她送情报去游击队,遇到敌人突袭,她从组织安排的小学教师、法院职员,变成了勇敢的游击队战士,用手中的枪向反动派怒讨血债。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丈夫就义,儿子是江竹君唯一的亲人,割舍不下。但为了事业,江竹君向友人谭幺姐托付儿子,并表示万一自己发生不测,儿子就送给她。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理想和信念,驱使江竹君心甘情愿付出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身。

剧本塑造了地下党员的群像,在长江、嘉陵江水的翻卷涤荡中,叙述着一个又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涂姨为青年指引道路,传播真理,击毙叛徒,牺牲在敌人的监狱里。代明领导地下党组织,有勇有谋,沉着镇定。在镰刀与斧头的旗帜下,聚集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山一样的沉默,岩一般的刚毅。

剧本吸收了巴渝地区的生活元素。嘉陵江上纤夫的劳作、川江号子的辽远、冷酒馆里简单的菜肴、吊脚楼的层叠、十八梯的陡峭、悠悠的两江流水、爬坡上坎和过江轮渡的城市交通,不仅反映出山城的特色,而且为进一步拍摄影视作品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青年江竹君向我们走来,在我们眼前复苏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如果说,晚清时期谭嗣同、康广仁等人的精神,体现在"先天下之忧而忧";那么,民主革命时期江竹君的精神,便体现在"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的豪迈。重庆解放前夕,江竹君因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牺牲时年仅29岁。在革命烈士群像中,她是引人瞩目的一位。她在民主革命时期作出的贡献,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逊色。

电影文学剧本《英特纳雄耐尔》是一部好作品。重庆市电影局已向国家电影局申报拍摄批号,我们期盼这部作品早上银幕,也希望它能够被搬上戏剧舞台。

我心中有一处桃花源

□李立峰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世外桃源。背靠苗山,脚拥天池坝,深山一璞玉,秘境人不识——武隆区后坪乡文凤村,就是我心中的一处桃花源。

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是2019年4月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抵达武隆时,已是夜晚9点多钟。在城区草草住下,次日再赴后坪。

后坪苗族土家族乡,位于丰都、彭水、武隆的交界处,距离武隆城区108公里,号称武隆的"西藏"。这里有后坪天坑群、天池苗寨等17处景点,如同珍珠,散落在这片山中桃源。

然而,由于没有硬化公路,这108公里,车程往往需要三四个小时。也就是说,从重庆主城直接到后坪,往往需要七八个小时。

那一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赶往后坪乡文凤村的不易。一路都在修路。因为是雨季,塌方随处可见,道路泥泞不堪。越野车摇摇摆摆,如同风中行船。车子紧贴到靠山一侧,另一侧是看不到底的悬崖。遇到会车,需要先行倒到宽敞处,停车让行。一路上,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

这一次,我们走访了苗王山、后坪天坑、天池苗寨等地。苗王山海拔1700余米,是消夏避暑、登高望远的好去处。山下,便是如诗如画的天池苗寨,有山,有水,有山歌,有故事,有乡愁。后坪绝美的风景征服了文旅专家。随后,市文旅委投入了上百万的帮扶资金。

2020年8月,盛夏时节,我再次走进山清水秀、峡幽沟深的文凤村。虽然仅过去了一年多时间,入乡公路却已开通,大山深处的桃源向世人展现了迷人的面容。一条柏油路如同玉带,连接着山乡的静谧和外面的繁华,也连接着村民的笑脸和游客的心扉。

天池苗寨是一座座原生态的苗家院落,青瓦,木廊,石阶,颇具民族风情。如今,均被改造成民宿,游客与当地居民生活其间。房前屋后,是郁郁葱葱的庄稼和花草。四处是攀援的梅豆,绽放着紫色的花朵。茂盛的南瓜藤蔓,绽放橙黄。包谷饱满,等待收割。

这一次,市检察院机关党办在此举行了主题党日活动。后坪是川东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红色政权之乡。早在1930年,四川二路红军游击队曾在此开辟根据地,后坪坝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在后坪坝苏维埃政府史迹纪念馆,我们倾听革命先烈英雄事迹介绍,接受红色教育,重温入党誓词,筑牢初心使命。

在"苗家小课堂——服务脱贫攻坚党课"上,市检察院机关党办副主任陈伦双回忆两年多来文凤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场泪洒全场,听者无不动容,报之以热烈掌声。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泪水,是欢乐之水,是幸福之水。重庆市检察院扶贫集团接下文凤村的扶贫接力棒后,发展乡村旅游、振兴山村经济被提上议事日程。两年多来,负责扶贫的陈伦双数上苗乡,和驻村干部一起,投入大量的时间、心力和感情。其间辛苦,也唯有自知。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不管是陈伦双,还是驻乡工作队长刘千武、驻村第一书记邱靖杰、驻村扶贫队员叶兴灿,扶贫干部用心用力用情,把文凤当家乡,把村民当亲人,激发了村民的内生动力,兑现了脱贫致富的诺言。

2020年国庆长假后,我三赴文凤村。

一场脱贫攻坚现场暨重庆市检察院党组中心组学习会,在文凤村新落成的便民服务中心会议室举行。这个便民服务中心,既是村支两委的办公地,也是村民的文化活动中心;既是"莎姐"普法、法治教育、党性教育基地,也是村电商中心。对于一个小山村而言,其意义非凡。

1260天,这是重庆市检察院第三分院驻村第一书记邱靖杰驻村的时间。当年,这个刚结婚的小伙子,一头扎进这个小山村,一干就是三年多。他用一句话概括了文凤村的变化:"之前,是走了不想来;如今,是来了不想走。"

时值初冬,一场微雨飘洒在天池苗寨,空气像蜂蜜一样香甜。信步村中,房舍高低错落,古色古香,苗族风情的屋边,水车咿呀,稻谷飘香,村庄上空炊烟袅袅。

文凤村脱贫攻坚的故事可以讲上三天三夜。特别是文凤村合作社理事长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他本在主城一家消防公司当经理,每月工资上万元,是村里有名的能人。

为了尽快摆脱贫困,邱靖杰带着村干部"三顾茅庐",终于让他同意回家乡看看。听完全村旅游发展规划介绍,看着村里如火如荼的民宿建设,他动心了,回到村里担任合作社理事长。为了支持村里发展旅游,他还带头平了自家的坟头。在他的带动下,全村人移风易俗,很快就完成了天池苗寨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

有一次,他的儿子带女朋友从城里回到村中,想入住自己家的民宿,却被他拒绝了。他告诉儿子,房子已经入股了合作社,不归自己管了。要住,也要按合作社规定,自己去前台交钱办入住手续。

文凤村有1328人。他们的故事,值得去倾听、去记录。

昔日的穷山窝,如今的金窝窝。文凤村如今已经脱贫,吃上了旅游饭,获评重庆"十大文旅地标""十大美丽村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红色村组织振兴试点"、首批全国脱贫攻坚考察点。

嬉游 水彩画 乔宇

陈家湾的春天

□黄海子

江津李市,陈家湾的春天从鸟鸣声开始。

清早,孩子们还在懒床,就会听到房前屋后的竹林或树上的鸟开始啼啾了。先是画眉鸟,然后是鸦雀,再后来就是麻雀、山雀子、布谷鸟、喜鹊、燕子……

陈家湾春天的鸟鸣声,像陈家湾土地上开的花。

有的一顿一挫地鸣叫,如风里桃花的开落;有的清爽干净地叫,像依次开放的李花、梨花;也有成串成束的,拉长了声音,像风里摇摆着的一束一束的樱桃花;还有田边、地角、荒坡上星星点点开出的野花,就是成群的山雀子的鸣叫了。这些鸣叫声混在陈家湾的春风里,一溜一串的,像是小时候奶奶给我缝的百衲衣,鲜鲜艳艳的,只需一双手,就把陈家湾暖起来了。

此时的麦地里,夹杂在麦子里的野麻豌也迅速地开完花,结出狭长的果实。孩子们跑进麦地,摘下野麻豌的果实,剥开果荚,掏净种子,然后合上果荚,掐了果荚的一头,放进嘴里。果荚在嘴的气流里,咿咿呀呀地鸣响,像鸽哨划过天空。吹得急促了,就像燕子在翻耕的水田上面穿梭一般。

爷爷在田里播稻种,奶奶则在院坝里侍弄她的鸡。她不时地看着天空里盘旋着的鹰,对着正带着一群小鸡啄食的母鸡说:"老鹰在天上飞起的哟,不要把我的小鸡喂了鹰的嘴哦。"奶奶一边和母鸡唠叨着,一边打量着天色,看看时候差不多了,就将一缕炊烟升起来。炊烟白白的,像屋后的野樱桃花,随风,一会儿就弥漫开来。

屋后的山坡是孩子们的游玩场。他们带上自家的狗,在山坡上追逐藏在麦地、油菜花地或者树丛里的野鸽子、山雀子……被追逐的鸟发出的尖叫声,逗来孩子们的嬉笑。

家燕归巢的时候,陈家湾的夜就来临了。爷爷在院坝里坐着,看着天上的星宿,对我父亲嘀咕着:"明天好天气,可以铲荒坡的嫩草皮来堆着腐了,做包谷的底肥。"奶奶则在灯下,责怪我的母亲道:"你就这么惯着你的女儿,这么早就让她上床睡觉了。她在这个春尾就要出嫁了,该抓紧时间好好给男家做几双鞋垫的。"母亲一边做着她女儿该做的鞋垫,一边说:"你还不是一样心痛你孙女,白天在家的时候,你都不督促到她做。"

我什么时候睡熟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春天,我在梦里老是变成一只燕子,不知疲倦地穿梭在陈家湾的土地上。一会儿桃花树顶,一会儿李花丛中,一会儿麦地里,一会儿水田上空,一会儿在开满油菜花的山坡。

长大的我,真的就成了一只候鸟。在春天的时候,梦里我会飞回陈家湾。

【留住乡愁】

母亲之城

□李北兰

母亲祖籍成都,自18岁与寡居的老外婆离开老家来到重庆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也许是故乡的记忆之根太深,自我记事开始,那座"芙蓉照水"的大城便时常在母亲口中"开枝散叶"——美景如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美街如正通顺街、锦里、宽窄巷子;美食如甜水面、冒菜、夫妻肺片;美蔬如红菜苔、韭黄、无筋豆……尽管儿时家贫,我无缘踏上成都一步,但由于母亲的念兹在兹,我对"花重锦官城"的熟悉程度竟不亚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重庆,但凡与小伙伴们说起,竟也如数家珍。

然而,最令我心之向往的,还是老外婆口中那段百讲不厌的成都故事:"李先生曾是我们的邻居,小时候,他常拿着竹竿到我们汪家院墙外面来打枣吃。"老外婆说的李先生即是文学大师巴金。我半信半疑,即向母亲求证,除得到肯定答复之外,还收获到另一个令我既惊讶又兴奋的信息:"巴金的《寒夜》写的就是你舅舅。"我的这位舅舅是母亲唯一的兄长。

迁居重庆之前,母亲家族曾居成都正通顺街,毗邻巴金家,老一辈之间有些交情,倒是有这种可能。但若把小说里的人物当了真,似乎就有点牵强附会。但人小虚荣心大的我却很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毕竟不是人人都能与大师沾亲带故。出于这一原因,我特爱看"邻居"的书,如《家》《春》《秋》《寒夜》《灭亡》等,只要能抓到手,笃定先睹为快。也许是一种潜移默化吧,这以后,我从爱看"邻居"的书,到爱看"邻居"的"邻居"的书,再到爱看"邻居"的"邻居"的"邻居"的书——渐渐地,我把古今中外大师的名著都当成了灵魂的"邻居"。

我从小就是个吃货,对成都的美食望而不见、听而馋涎,于是常常做着美梦:"什么时候能到成都去大饱口福?"

机会终于来临。初中毕业到川北大巴山的南江县插队落户,坐火车要经过成都。原以为一晃即过,最多也只能由车窗截屏几张蓉城烟火留存记忆,岂料火车因故要在成都火车站停留两三个小时,让我终于有机会去接触成都美食。在一个又一个诸如三大炮、钟水饺、龙抄手、口水鸡等美食摊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最后在甜水面前停下脚步:一是母亲多次念叨的美味;二是我一直猜想"这面是甜的"。结果"好奇害死猫",刚把那浸泡在红油里的有筷子头粗细的面条挑了一大夹送入口中,就辣了个"呼哧呼哧",少倾,便眼似火喷、面若桃花!

说到蓉城美景,就想起这样一件往事——上世纪80年代初,四川省作协在成都属下的新都开办了文学讲习班,我有幸入班学习。想着不能辜负这难得的成都之行,于是便向当地同学请教:"此地有何美景值得一看?"同学几乎没有犹豫便答:"当然是桂湖公园了!"

说来也是运气,我们几个同学进桂湖公园时,正值"桂湖红莲千朵艳"。虽是盛夏时节,但我们摇着小船穿行在接天的莲叶和映日的荷花里,馨香沁脾、清风徐来,不由人不感佩湖边照壁上杨升庵的"君来桂湖上,湖水生清风"诗句之写意、之清雅。情由景生,一位才思敏捷的同学随口吟出刚才在升庵祠里拜读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许是我们的惊叹声、欢笑声和鼓掌声搅动了一湖清波,一条尺把长的大鲤鱼竟"扑通"一声跳上我们的小游船。

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好转以及成渝交通的畅和、多元,之后我又多次打卡成都,我心中始终记得母亲的一句话:"你是半个成都人。"也许我的身份认同影响到了后代,儿子的生意落地成渝两地;在国外念书的孙子,前些年还特意飞回双城寻觅祖宗的印迹。想来,这也是一种血脉的传承及文化的延续,亦如我在一首诗中所写:"像树枝一样摇曳分杈的乡愁/从成渝两地袅袅升起/即便在异域他乡/也交汇成一缕没有色差的炊烟……"

【食尚志】

雨天炖肉

□李晓

雨中的柳丝把头垂得很低,比平时显得更加谦卑。一整座山也在雨中均匀呼吸,乳汁一样纯白的雾在山腰缓缓蠕动着漫上来,感觉是这座山在吸饱了雨水后,畅快吐出的气。

这是春日的雨水。披蓑戴笠的老郭,去屋后把山沟里的雨水,导引到山塘中来。他哼毕一曲山歌,放下锄头便对我喊,今天炖肉,这个下雨天,你我好好喝上一杯。

这是周末,我来到老郭住的乡间,用了一个白日的时间,读完了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我买了好久,在城里阅读时,往往读着读着就走神,或者是边读边在网上急着刷屏,一本书被切割成无数碎片,留在大脑中也成了一团糨糊。网络时代的信息焦虑,在山里被自然屏蔽了,一眼望出去的山,就够你把世外喧嚣隔开。

老郭早晨6点钟就起床了,是雨声把他唤醒的。我听见哗哗雨声在青瓦房上急骤地响起,很快就起了一层层屋檐水。老郭如那些久住山里的农人一样,懂得在春雨来临的季节,把山沟里横流的雨水引流到山塘中去,那是一年里庄稼的奶汁。

老郭是我在城里有着20多年的故交,前几年他在山里买了一处农人弃用闲置的农房,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在山里居住,自己种了农人留下的一亩多土地,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断。老郭驱车回城时,用袋子装了蔬菜放在我楼下门卫室,通常就在微信里给我留下几个字:菜,老地方,记得去拿。

老郭喜欢在雨天炖肉,和那个叫汪曾祺的美食家老头儿很像。老郭从城里带来这个老头儿写美食的几本书,晚上作床头夜读。老头儿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下雨了,炖肉去啊。汪曾祺那稚童一样的声音,隔着时空的青蓝天幕,常萦绕在老郭耳畔。

老郭说,在雨天炖肉,屋内锅里咕嘟咕嘟响,肉香弥漫在屋外水汽泱泱里,沁人心脾,这是恬静山居生活中,一幅最写生的画。

老郭开始炖肉了。他首先劈柴。是一个老槐树的树桩,树桩上生了一层绿藓,我伸手抓一把,掌上全是树上粗纤维。老郭扬起斧头朝树桩劈下,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木柴。老郭用的还是老铁锅,感觉铁锅上浸透着在年年岁岁的青烟缭绕中留下的食物沉香。老郭从房屋檩子上取下一块腊肉来,在热水里洗净烟灰色,金黄油亮的腊肉切成小坨,加上花椒、姜粒、橘皮翻炒。又从石缸里舀出山泉水盛进肉中,起初用大火煮沸,而后用小火慢煨。烧大火用柴块,那柴块在灶里燃得欢腾;用小火时则改用秸杆,小火苗温存地舔着锅底,竹锅盖上水汽氤氲,满屋肉香从门窗窜出从屋顶溢出。

中午时分,老郭从一个瓦坛里倒出桑葚酒,是他去年采集的桑葚,用当地高粱酒泡的,酒色呈紫,一口喝下,微甜爽口中有陈酒之香。

外面还飘着雨,老郭同我边吃边喝,一碗肉汤下肚,微微发热中,一个嗝打响了,感觉是从体内五脏六腑中发出来的肉香。老郭又给我盛了一碗肉汤,说,你多吃点、多吃点,免得回城了还想。

回城,灯影中雨水迷离。想起在深山里,还有一个故友在雨中炖肉等着我,顿觉满城灯光可亲可爱摇曳起来。